



十九史略

天

U 8  
1834  
4



卷二

全漢書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二之下

前進士廬陵 曾 先 之 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窰余進宗海通考

西漢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年

有號始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

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

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

而大有功強上聲○廣川又曰人君者正心以

始年舉賢良方正 ○ 有號 賢良 董仲舒

史略卷二下

更化  
善治

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羣生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朝平聲奸音干犯也調平聲下同順也殖音息生也陛下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

太學  
教化

更化而不更化也行知好治皆去聲更改也張安強也言解去舊更安中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太學即今之國子監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令去聲又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而

多不為  
言在治

知所從矣春秋書王正月所謂大一統也上善其對以為江都

相相去聲下並同○江都國名在揚州其王名非景帝子也

程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與又曰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

上遣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使治皆去聲下同○三以蒲裏輪欲其安也○三年閩越擊東甌遣使發兵救之遂徙其眾於江

起林置經士  
上苑五博

初孝李君發  
舉廉少奇

淮間閩音民○陳氏曰閩越國名在福建東甌亦國名在慶州○帝始為微

行遂起上林苑微行謂服微賤之衣以出遊也上林在渭水南地方三百里即

蕭何請令民入田處至是以為苑圃也○五年置五經博士五經書禮春秋也博士太學官名博學之士也

○六年閩越擊南越遣大

行王恢等將兵擊之將去聲後並同○周禮大行人也○書法曰二越相攻書擊矣漢兵也

○元

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也

二年方士李少君見上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

則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

上 用  
恢 議  
擊 匈  
奴

唐 蒙  
請 通  
南 夷

之以封禪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

更來言神事矣見音現少中皆去聲更音庚○

藥物也丹砂藥名亦曰朱砂安期生古仙人也○上用王恢議遣恢等

將兵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誘匈奴入塞而

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馬邑郡名

蜀山西今朔州當路塞謂直當道之塞也○五年唐蒙上書請通南

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郎夜郎侯聽約以

為犍為郡犍音堅○犍為郡屬四川今嘉定府夜郎國名在長亭又拜司

司 相 馬  
通 如  
夷 西

弘 孫  
策 對

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邛笮冉駹置郡縣西

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邛音強笮音昨駹音

音莽牁音哥徼音叫○陳氏曰邛笮並西南夷國名冉駹西夷二族沫若一水名牂牁本西南夷

北曰塞塞以障塞為各徼以徼邏為義○徼

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

令與計偕集覽曰縣次續食謂所徵吏民詣京師者令各縣依次接續供給其飲食

也計者上計簿使也言令所徵者與上計使者同來也留川公孫弘對策

曰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

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車 筭 商

應矣策奏擢為第一待詔金馬門應去聲擢音濫技也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弘仄自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反傾也阿此附也○六年初筭商車起商賈舟車之稅○陳務雅曰諸橫歛始於此自是擊卻之國用上谷在古幽州西北今媯州○元朔元年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亦上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見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父音甫是秋

侯 弘 公 封 係

軍 大 青 以 將 為 衛

域 使 張 西 騫

匈奴入寇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朔方郡屬甘肅今夏州○五年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迎賢人○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為大將軍六將軍謂蘇建李沮公孫賀李蔡李息張次公孫○匈奴入代○六年春遣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夏再遣六將軍謂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騫音愆滇音顛國在西夷○二年以霍去病為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

王渾邪

焉支至祁連山而還標頻妙反騎去聲焉音烟

本名天山蓋匈奴呼天為祁連也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

以處其衆渾音鬼邪音耶處上聲○陳氏曰存其舊號而屬於漢故曰屬國

三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陳氏曰右北平郡名

襄亦郡名屬山西今忻州○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

病封狼居胥山而還狼居胥山在匈奴○方士文成將

軍李少翁伏誅少去聲○少翁勸上為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歲餘神不至

遂誅之郡屬甘肅今肅州府武威郡亦屬甘肅今永昌府○元鼎二年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酒泉

府○書法曰青始通何難辭也自張騫使西域

誅成將軍  
文將

南越

於八年矣書讖遠略也○四年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

尚公主集覽曰娶公主曰尚言帝王之女當尊尚書此何讖也○五年遣將軍路博德

等擊南越樂大伏誅○六年西羌反討平之

羌音匡國名在西蜀○南越平置九郡陳氏曰九郡謂南海蒼梧鬱林合浦

臺遣使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

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帝如維維氏祭中

帝如維氏

臺單于

嶽遂東巡海上求神仙封泰山禪肅然東北至

降滇王

降朝鮮

初作曆太

碣石而還

碣石音角。臨川陳氏曰：碣石在河南中嶽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肅

然泰山下小山名也。石山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滇王降置益州

郡益州郡屬四○三年擊樓蘭虜其王遂擊車

師破之樓蘭車師並西域國名○朝鮮降置樂浪臨屯玄

菟菟音潮。樂音洛。浪音郎。○匈奴寇邊

遣兵屯朔方○五年帝南巡江漢至泰山增封

○太初元年冬十月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

旦冬至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書法曰：書甲子朔且何重

紀曆也。至朔同日常也。甲子朔且冬至非常也。故特書之。造者何始用夏正也。自是無能改者。

伐宛大

矣。故雖復古而以創始之辭書之。予之也。後乎此。魏主叡建丑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子不一

年而復。肅宗建子不一年而復。行夏之時。誠不易之常經也。○遣將軍李廣

利將兵伐宛不克先是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上

使壯士持金及金馬以請宛主殺之。上大怒。遣廣利伐之。○書法曰：武帝用兵多。書擊此其

斯。可以言伐矣。○二年遣趙破奴擊匈奴敗

沒○三年春築塞外城障秋匈奴大入盡破壞

之書法曰：直書其事。城之不足恃明矣。○大發兵從李廣利圍宛

宛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匹封廣利為

海西侯書法曰：書大發兵何幾也。大發兵而得馬數十得不償失。可見矣。書封廣利



蘇武使單于

為侯尚可謂之有功乎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

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武齧

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武

北海上無入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使飲食皆去聲

窖音教齧魚列反羝音低乳音儒○為囚也齧噬也咽吞也牡羊曰羝乳孕育也言待羝生子乃放武歸猶秦言待馬生用乃釋燕丹也

○二年遣李廣利將兵擊

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上以法制御下好

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起遣使者衣繡衣持斧

督捕得斬二千石以下使好皆去聲衣上音意下如字○衣以繡者尊

綉衣持斧捕盜

祀明堂巫事作蠱

與

寵之也賜以斧者得專殺也太守祿得二千石 ○四年遣李廣利等擊

匈奴不利 ○太始三年帝東巡琅琊浮海而還

琅琊郡名屬山東今沂州 ○四年帝東巡祀明堂脩封禪明堂

在泰山周天子巡狩朝諸侯之處 ○征和二年巫蠱事作帝如

甘泉以江充為使者治巫蠱獄掘太子宫云得

木人尤多蠱音古使去聲○巫女巫也蠱惑也若今行符魔魅之術甘泉宮名在鄠

縣木人木偶人也尤甚也按充與太子有隙故欲成其獄也 太子據懼使客

佯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母衛皇后發中廐車

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衛音救樂音

田千秋  
書

白告也中廢  
皇后所在  
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兵遣丞相

劉屈氂將之  
屈音橘氂音離○漢以太子亦矯

制發兵逢丞相軍  
句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

后自殺太子亡至湖自經死  
矯制謂詐為制詔也逢迎也湖縣名

屬弘農後有高廟寢郎田千秋上書言有白頭

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笞上悟曰此高廟神

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思之臺於湖

天下聞而悲之  
歸來望思謂已望而思之也○三

年匈奴寇五原酒泉遣李廣利擊之廣利降匈

罷方士

奴五原郡名屬山西即豐州○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書法

元光二年遣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始

罷方士其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

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哉○以田千秋為丞相封

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去相

聲○輪臺西域國名東有既田五千頃故欲徙

代屯耕於此○書法曰武帝干戈木海內虛

耗至其末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

然與迷而不○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病篤以

詔霍  
太子輔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五柞宮

蓋屋縣宮前有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

五柞樹因名焉

在扶風

陳既  
往悔

窮極  
武事

漠南  
無王  
庭受  
降城

內事  
土木

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

太始征和後元上雄材大略承文景豐富之後

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平城之憂思如齊襄公

復九世之讎數征伐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

漠南無王庭斥地立郡縣置受降城通西域通

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數音朔斥

公九世祖哀公嘗為紀侯所譖而戮于周至襄  
公八年遂滅紀而復仇也漠沙漠也言破沙漠之

南無匈奴王庭也斥開廣也內事土木築上苑屬南山建柏

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上有仙人掌

屬音竹庭也柏梁臺在長安城北關內因以方  
以香栢為梁而得名承露盤在建章宮內以方

士公孫卿言神仙好樓居作蜚廉桂館通天臺

臺作首山宮作建章宮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

園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南

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作明光宮皆極侈靡數巡

幸崇祠祀脩封禪好去聲園其願及漸音尖數  
音朔○陳氏曰蜚廉神獸名

謂置其象於館上也蜚即承露金莖也首山宮  
在河東建章宮在安西漸浸也臺在池中為水

浸漬故名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並神山各  
在渤海中此蓋作以象之也明光宮亦在安西

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造鹿皮幣白金桑弘羊

賣武  
功爵

造鹿皮白作輸準  
幣金均平均法

權

弘僅之徒作均輸九準法興利以佐費置鹽官

筭舟車造緡錢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微輪臺一

詔漢幾不免為秦緡音民幾平聲○通鑑元朔六年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

官賞名曰武功爵也均輸者孟康云州郡所當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產所饒平其所在時價

官自轉運於所無之地賣之公私皆利故曰均輸也平準者陳殷云籠天下之物貨貴則買之

賤則賣之使富商大賈無所希大利而物價不得騰踊也佐者助也緡貫錢索也微無也非也

所用丞相初唯田蚡稍專上嘗謂蚡曰卿除吏

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皆充位而已蚡辱吻反○專擅也除授

官也盡未猶言盡乎未盡乎充位猶備員也蓋自此之後武帝自攬權綱丞相充位而已公

孫弘後國家多事丞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

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吏張湯趙禹杜

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等有

罪亦不貸貸寬也其間卜式兒寬之屬亦以長者

見用見長上聲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

內為東海守好清淨卧閣內不出而郡中大治

數音朔好治皆去聲下同○內謂京師東海郡名屬今淮西即海寧軍入為九卿

上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

汲黯以見憚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曰甚矣黯之戇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朝音潮戇陟降反○黯入爲主爵都尉在九卿之列故曰入爲九卿云云猶言如此如也戇愚真也

胡氏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爲君者莫不皆然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王則克己窒欲者也所謂欲者或酒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爲文或開立關遠以爲武或崇尚佛釋以爲清或希慕神仙以爲高雖污潔不

齊害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亦不足以感人心強於行義亦不足以正民行以其無實也故人君莫大乎脩身而脩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王安

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蒙韋昭曰如發去物上之蒙言其易也黯嘗拜淮陽守曰臣病不

能任郡事願為郎中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  
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淮陽郡名即陳州補過拾遺謂補其過失拾其遺缺也

胡氏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  
退張湯而以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  
輔導建明諫止掾正之效而功烈之疵亦少  
損矣

黯甚為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視

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如黯不冠不見也

廁音側燕見之見音現○廁牀也仲馮曰古者見大臣御坐為起踞廁者輕之也或曰箕踞而坐不以正視之也

東萊呂氏曰武帝踞廁視衛青不冠見公孫  
弘惟於汲黯不冠則不見其胷中涇渭亦明  
矣然所尊非所任所任非所尊此所以有尊  
賢之名而無尊賢之實也

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  
臣吾立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臯終軍等在

東朔方  
朔肉遺  
細君

左右吾立司馬東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臯不

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好去聲俳音排

據義理也詼戲也諧和朔嘗語上前侏儒以為

上欲殺之侏儒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飽欲

死臣朔飢欲死語去聲伏日賜肉晏朔先斫肉

持歸上召問令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

也按劍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細

君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遺去聲

也妻自季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文成誅而五利

至五利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

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上乃悟曰

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飲藥差可少病

而已文成謂季少翁五利謂漢興雖自惠帝已

除挾書之禁文帝已廣游學之路然儒學終未

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

亦以經術飾吏事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

實自帝始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有三代

之風焉太子立是為孝昭皇帝六經易詩書禮

文草  
始盛  
有三  
代風

表章者表異而章顯之也

司馬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煩刑重斂內侈宮  
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  
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三王之  
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者好賢  
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  
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歟

孝昭皇帝名弗陵母鈞弋夫人趙氏姬十四月

堯母

而生武帝命其門曰堯母門鈞弋宮名堯十四月而生故名鈞弋

門曰堯年七歲體壯大多知武帝欲立之察群

畫周  
公賜  
霍光

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畫周公負成

王朝諸侯以賜光知音智朝音潮○黃門中官也負者負其哀也通鑑云周

公南面負哀以朝諸侯哀音倚鄭文註儀禮哀如緜素屏風畫芥文以示威亦天子所居也

譴責鈞弋夫人賜死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

母壯驕淫自恣也明年武帝崩遂即位少去聲

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  
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預政



蘇武

播告之脩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  
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  
亦高帝有以啓之耳

燕王且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長上聲○且武 ○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

初徙北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

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陵與

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武終不肯

去上聲藏也言野鼠所藏草實也 漢使者至匈奴匈奴詭言武

已死漢使知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句足有

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不能隱乃遣武還去使

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疆壯出及還須髮盡

白拜為典屬國須與鬚同○典主也屬國附屬

事故令典主蠻夷附者 ○左將軍上官桀子安為霍光婿

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后之祖父乃不若

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朝音時鄂國

蓋長公主為所愛丁外人求封侯不許怨光且

自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

羽林  
道上

閱

官不得亦怨望蓋胡閭反長上聲為去聲。○於蓋主帝姊也。丁姓外人名也。

是皆與且通謀詐令人為且上書言光出都肄

郎羽林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

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

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練音異調去聲。○陳氏曰都試也。練音也。

總關試習武備也。郎侍衛親軍官也。羽林亦宿衛之官。疾如羽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為閱視軍士而於道上備用天子警蹕之制也。莫與幕同言光擅自調遷增益幕府校尉官也。

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

大將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

桀  
上白  
事

大將軍句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

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

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

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畫室如淳

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或曰雕畫之室也。是時廣明長安東都門也屬耳猶言近日也。

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

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

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

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

言遂猶追究也坐之謂以其罪反坐之也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

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且安又謀誘且

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捕桀

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且皆自殺以聞

謂以其事奏聞於君也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照以奸

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是也使得伊呂之佐

則成康不足侔矣

四年傅介子使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詣

霍光為民休息

闕以其為匈奴反間也使傳為間皆去聲○元平元年

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曰始

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

邑王賀哀王髡之子武帝孫也光迎賀入即位

尊皇后為皇太后賀淫戲無度光奏廢之迎立

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宣皇帝髡音博

史斷曰孝昭在位霍光總政雖不親萬機然

其天性聰明與高帝類觀其以童稚之年而

能辨光之忠知上官燕蓋之詐何其偉也始

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疾苦遂貸貧民種食除今年田租益鐵榷酤悉從議罷與民休息善政如此使天假之以年又得伊呂之佐以輔相之周之成王不足過矣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

初戾太子據納史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病已

已音以○謚法不悔前過曰戾良娣女官名從母姓故曰史皇孫也數月遭巫蠱

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

子有獄  
氣天中娣

遣使令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他

人無辜尚不可况皇曾孫乎使者還報武帝曰

天也使去聲後並同及長高才好學亦喜游俠具知閭

里姦邪吏治得失長上聲好去聲元鳳中泰山有大石

自起立上林有僵柳復起蠶食其葉曰公孫病

已立僵音姜偃仆也蠶食葉也及賀廢病已年十八矣霍

光等奏病已躬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後

迎入即位既立六年光卒始親政○地節三年

路溫舒上書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

獄吏

尉置廷  
平廷

盛服

是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

對此悲痛之辭願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可興

上為置廷尉平獄刑號為平矣上為之為去聲

學一也好武勇二也賤仁義之士三也過者謂之

之吏四也正言者謂之誹謗五也過者謂之

妖言六也盛服先王不用於世七也忠良切言

皆鬱於心八也喜虛譽九也蒙實禍十也畫指

畫也言畫地為獄雖非真獄人且擬議不

入刻木為吏雖非真吏人且期望不對也 ○膠

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治有異績賜爵關內侯相

來治皆去聲 ○膠東國名 ○以魏相為丞相丙

吉為御史大夫 ○四年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

告者皆封列侯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疏言

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聽抑止也制

至是人為徐生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見其竈直

突傍有積薪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主人

不應俄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

謝其鄉人入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

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息澤焦

頭爛額為上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為郎為應論

更音庚鄉使之鄉音向 ○突烟竈也 帝初立

則不能藏火曲則殺其炎上之勢也

賜徐  
福帛

曲突  
徙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九

卷

霍光禍於乘  
光萌驂

謁高廟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  
張安世代光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  
氏之禍萌於驂乘乘去聲從音勿○凡乘車尊  
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一人居

右為驂乘

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  
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  
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  
禍死才三年宗族夷誅哀哉

司馬公曰霍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

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  
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  
子孫驕侈以趣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  
秩賞賜富其子孫使其食大縣奉朝請亦足  
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更加  
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  
醞釀以成之也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  
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  
宣亦少息哉

朱邑治行第一

龔遂以便治渤海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治行皆去

聲○北海郡名屬今山東益都府○渤海太守龔遂入為水

衡都尉渤海郡名屬山東今濱州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

為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對曰海濱遐遠不沾

聖化其民飢寒而吏不恤使陛下赤子盜弄兵

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

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

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

見音現○積潦曰潢言如小兒戲乘傳至渤海弄兵器於潢池之中平之不難也

界郡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罷捕田諸持由器

者為良民持兵者乃為盜遂單車至府盜聞即

時解散民有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巡行郡中皆有蓄積欲

訟止息至是召入去勞皆去聲解音蟹○移書猶言行文書也罷捕謂罷免

捕盜吏也○元康元年殺京兆尹趙廣漢京兆三輔

牛推曰犢之一今安西是也尹其官名○書法曰書殺何甚帝也周官八議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可

謂能矣雖有罪豈足以死哉初廣漢為潁川太守潁川俗豪

傑相朋黨廣漢為銘篇竹簡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

趙廣  
漢為  
鈞距

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鈞音頃穎川郡名屬河南今

許州是也節節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其中許謂攻發人之陰私

也落聚也散落者其聚解也由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鈞距

以得事情間里銖兩之姦皆知發姦擿伏如神

京兆政清長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銖音

殊擿音剔長上聲陳氏曰鈞距謂鈞出隱伏之情而距塞欺詐之說也擿挑也伏隱也至

是人上書言廣漢以私怨論殺人下廷尉吏民

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

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論去聲號平聲要腰同○

尹翁歸  
右為  
風扶

以尹翁歸為右扶風右扶風三輔之一翁歸初

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

語終日竟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

可干以私以治郡高第遂入治常為三輔最見

現○託寄託邑子同邑子也定國東海人故欲以邑子為翁歸託然語終日不敢令邑子出見翁歸也將猶且也言汝不足為翁歸任又不可以私意于之此蓋定國退與邑子言也上功曰最

○二年上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

不復擾西域今甘肅永昌府乃漢匈奴右地也魏相諫曰救亂

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

魏相  
諫相  
減奴



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sup>土</sup>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sup>王應</sup>  
皆去聲見音現顯示之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二十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織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sup>殆發語辭顯史</sup>

魯附庸國在今沂州費縣事見論語

○三年太子太傅疏廣謂兄

子太子少傅疏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俱稱疾上疏乞骸骨許之加賜黃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帳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sup>供音恭兩音亮○殆危也祭行道之神曰祖道供帳謂供具飲食陳設幕</sup>  
席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曰兩既歸日賣金共具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不爲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

先零 趙充國 金城 畧田 宜事  
二 十 事

之怨也。吾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共供同樂音洛為去聲夫平聲胡氏曰：以宦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入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稍長，其資質志趣已可，緊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廷尉為下獄，以至再辱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矚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誨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恐有後。」

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

神爵元年，先零與諸羌叛。上使問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田，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初是其計者，什三中；什五後，什八。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

蓋寬  
自寬

從之

零音連度音鐸騎去聲○先零西夷國名金城郡名屬鞏昌今蘭州是也條約也言

約束兵備而不出也十二事詳見通鑑綱目在猶保也信也

○二年司隸校

尉蓋寬饒自剄北闕下

初寬饒為衛司馬撫士卒有上方嘉之擢司隸

按尉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

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賢聖家以傳子孫

書奏上以為怨謗下之吏寬饒自剄莫不矜之○書法曰於是下寬饒吏寬饒自剄其不書

下之吏何其甚寬饒也寬饒謂刑餘為周召可也而語及官天下則非所宜言也若是而自殺焉

罪不專在上也故趙韓揚皆書殺而寬饒書自剄綱目之權衡審矣○三年丞相

高平侯魏相卒以丙吉為丞相故事上書者皆

魏相  
條漢  
便宜  
行事

為二封署其一曰副句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

言不善屏去不奏自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

以防壅蔽及為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

條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

所言請施行之救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

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

不上句相輒奏言之屏音丙好去聲下同○故

日掾史按事郡國謂分巡按事於各郡及諸侯

王國也休告謂請假還家也郡不上謂郡國不

也上言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

丙知體韓壽馮民忍  
大吉大延為翊不欺

是吉代為相吉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闔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其失問吉曰民闔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喘音刑疾息也調平○五鳳元年殺左馮翊韓延壽馮翊三輔之也延壽為吏好古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兄弟相訟延壽閉閤思過訟者各悔不復爭郡中翕然相救厲思恩信周徧莫復有詞訟吏

民推其至誠不忍欺給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

不流涕復扶又反給蕩亥反○思過謂思自己過失也救厲謂民更相救戒勉厲不犯

禁令 ○三年丞相博陽侯丙吉卒吉病上臨問以誰自可代

者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班固曰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也哉

黃霸為穎川  
下為治天第一

以黃霸為丞相霸嘗為穎川太守吏民稱神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丙吉霸材長於治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督郵即督事重聽謂病聾者必重聲與

耿壽昌常倉穀  
平白壽  
楊光

種豆  
之詩

言乃能聽也絕者除也言交代之際除絕簿書以盜官物也 ○四年大司農

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殺故平通侯楊惲惲交粉反○書法曰惲既而廢不以罪也 惲廉潔無私人上書告惲為妖

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居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大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

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  
時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憚驕奢  
不悔下廷尉按得所與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以  
大逆無道腰斬行勞惡皆去聲附音甫箕音其樂音洛○柑擊也山高而在陽  
喻人君也箕音其蕪穢喻政荒亂也豆當在倉困喻百官也箕音其蕪穢喻政荒亂也豆當在倉困喻百官也箕音其蕪穢喻政荒亂也豆當在倉困喻百官也  
司馬公曰少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  
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  
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  
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

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  
猶當宥之况罪不足以死乎

甘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

書法曰書免張敞官復以為刺史改過之辭也楊憚之誅也公卿奏敞

憚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寢其奏處上聲寢謂

不舉行也敞使掾絮舜按事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

安能復按事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

為舜家所告敞上書從闕下亡命為去聲○五日京兆言不

及也亡命謂逃亡不受罪責也數月京師枹鼓數警上思敞能

張敞  
五日  
京兆

復召用之

枹音孚擊鼓杖也數音朔煩數也擊  
數所以警衆數警者以盜賊多故也

○三年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上書

願款塞稱藩臣至是來朝詔以客禮待之位諸

侯王上

朝音潮○五單于謂屠耆單于呼韓邪  
單于呼揭可單于車單于烏藉單于

叩也言叩塞  
門來服從也

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

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

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曰自彼氐羗莫

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

則有辭責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今待以

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

常非禮也

美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

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

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

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

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麒麟閣在安西○丞相霸

卒以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

于治有德  
公獄陰

于國廷民  
定為尉不  
冤

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姑以年老妨婦  
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辨自誣  
伏于公爭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  
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祭孝婦冢遂雨于公治  
獄有陰德令高大門間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  
有興者子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之  
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  
民自以不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黃霸養爭皆去聲朝  
音潮○夫母曰姑妨害也天下無冤民者治之而民無冤也民自以不冤者不待治之而民自

屬精  
為治

太守  
之吏本

不冤也 ○黃龍元年帝崩葬杜陵杜陵在鳳陽府上在位

二十五年改元者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  
鳳甘露黃龍上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屬精

為治樞機周密品式備具里門曰閭閻門曰闔

治之要也品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嘗曰民

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

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

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



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斯為盛

守相謂郡守及諸侯正相

也良循良也二千石守相之俸也御印曰璽書者詔書也增秩加重官品也所表謂治功表

者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

精其能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核覈同無去聲○綜核綜理考核也

名謂虛名實謂實行遭值匈奴衰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

單于慕義稽首稱藩

信音申○推亡固存書仲虺文有亡道者則推而滅

之若宣帝於郵支是也有存道者則輔而固之若宣帝於呼韓邪是也

功光祖宗

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矣太子立

是為孝元皇帝

侔音謀齊也言殷高宗周宣王皆中興之主而宣帝之德可與

也侔齊也

賀氏善曰宣帝號尚嚴而綱目書寬恤之政

四詔有大父母父母喪勿繇詔子匿父母妻

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詔令郡國歲上繫囚

掠笞瘦死者以課殿最詔年八十以上非誣

告人勿坐謂非惻隱之發可乎惜夫信鳳凰

感碧雞而趙韓楊之死不免書殺此綱目所

以責賢者之備也

○

孝元皇帝名奭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

漢自制霸本異  
家度有王無道  
繩

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

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

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

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好去

聲從音勿○文法吏謂深文峻法之吏也黃宣

帝少依太子毋家許氏許后以霍氏毒死故不

忍廢太子至是即位少去聲○宣帝微時娶許

為帝立許氏為后右當娠病霍光妻顯令女豎毒殺之而以其女為后

司馬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

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令諸

侯諸侯有能率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

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

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耳非若黑白耳苦

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

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

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

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契臯陶

四人心  
謀議

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其功烈  
豈若是而已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  
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  
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  
孫垂法將來者也

初元元年立婕妤王氏為皇后婕妤女○二年

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欲皆免為庶人

更生音庚○宗正官名更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

事望之堪副之二人帝師傅數言治亂陳王事

選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

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音數

朔治去聲○史高宣帝母黨外屬猶言外戚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

自宣帝時又典樞機及帝即位以顯中人無外

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

百僚皆敬事之顯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旨

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射音夜中

主也中人宦官也旨意也望之等患外戚許史

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

召廷致  
獄為送尉致

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  
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之義止不能從處音杵應去聲○建白猶云建  
也禮曰刑人不在君側公恭顯奏望之堪更生  
羊傳曰君子不近刑人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  
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  
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  
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今  
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

數音朔省悉井  
友說音稅口視

事親視  
政事也後止復徵堪更生為中郎且欲以望之

為相恭顯許史皆側目側目畏貌知望之素高節不

訕辱楚白望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

帝師傅終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獄塞其快快快快心

則聖朝無以施恩厚誡屈同塞音色○快快不肅之意上曰太

傅素剛安肯就更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

語言薄過必無所憂過猶罪也言坐望之以薄

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軍騎馳圍其第

望之飲鴆自殺上聞大驚卻食涕泣召顯等責

望之  
自殺

問皆免冠謝良久而後已是是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騎去聲○執金吾軍衛官名吾禦也言常執金華以禦非常也或曰金吾杖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未詳孰是司馬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然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

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也

五年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走康居居音渠○

康居西域國名○永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

庭庭庭匈奴所居處也蓋呼韓邪自宣帝黃龍元年來朝至是始北歸庭也○建昭

二年殺魏郡太守京房魏郡屬河東今大名府房學易於

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

郎屢言災災異有驗驗嘗宴見言事意指石顯顯奏

出之尋徵下獄棄市見去聲○宴見言事詳見綱目

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

京房學易身

不可則止數斯辱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  
事元帝纔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  
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  
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不可信也亦難乎  
其免矣京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  
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又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  
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  
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

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石顯  
威權  
日盛

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為黨友諸附倚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

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少去聲○少府官名五鹿

姓充宗名也師古曰纍纍重貌若若長貌言其兼官據勢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也甚矣故孔子遠佞  
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  
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要道之本正已而  
已平正真實者正之主也賢能功罪言行事

陳矯制湯  
于文斬郵單

帝優游  
不絕

物必核其實然後應之則衆正積於上而萬  
事實於下矣

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  
壽襲擊匈奴郵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春傳

首至京師縣黃葉街十日

傳株戀反縣平聲葉音  
杲○黃葉街蠻夷所邸之

處故縣首於  
此以示之也

○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願

璿漢以後宮王嬙字昭君賜之

朝音潮  
嬙音璿

○帝崩

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曰初元永光建昭竟寧

上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相無相業帝徒

優游不斷漢業衰焉太子立是為孝成皇帝去

史斷曰元帝以昏懦之資繼統之初首以公

田賑業貧民賦什種食未幾減樂府負省苑

馬以賑困乏又罷宮館減馬獸肉食數月之

內善政迭書率是而行文景亦不是過奈何

主德不明羣小在位知蕭周之賢善善而不

能用知恭顯之姦惡惡而不能去事無臣細

悉委中書專事邪僻賊害忠良西漢之衰決

史丹伏蒲諫

石顯死

於此矣

教焉

孝成皇帝名驚母王氏生帝於甲觀少好經書

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時為太子幾廢賴史丹

伏青蒲涕泣諫止至是即位尊王氏為皇太后

少好皆去聲樂上五教反下音樂各應御曰以青視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此

建始元年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

書事書法曰書元舅何幾私也王○石顯以罪

免歸故郡道死書法曰書免歸道死何幾失刑

為失刑矣故書以○封舅王崇為安城侯賜譚

黃霧四塞

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黃霧四塞塞音色○書

何病漢也以為無一人不侯矣故下書黃霧○

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王譚為平阿侯商

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書法曰前

序五侯病漢也此則何以不序歟其事端則餘

者畧之可也書悉封○陽朔二年以王音為御

史大夫音鳳弟也○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以王音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書

日鳳具官矣不書姓何黜之也王氏日盛劉氏○鴻嘉四年王譚卒詔王商

將移君子所不忍書也自是卒音商根皆不書

姓必若譚之無權

而後可以書矣



位特進領城門兵

書法曰非大臣不書卒譚卒何以書為王商起文也

○

永始元年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書法曰不書舅子而

書太后弟子何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

○二年大司馬車騎將

軍音卒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三年故南

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南昌縣名屬南昌府不報謂侵其事也○書法曰書

故尉何錄賢也

初福屢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

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

益盛陛下不察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

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

為飛此何景也上不納

景音影為去聲○變事災變事也君命犯謂下

犯上命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今三倍此數也水災極多無與比其

數也○元延元年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

大司馬票騎將軍○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

既而釋之

槐里邑名屬扶風○書法曰令耳何

者此其書何不當得而得者也罪辭有三有罪今罪也以罪前罪也皆實罪也得罪非所罪而

罪也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

第辟左右親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

信張  
禹言  
不疑  
王氏

朱雲  
折檻

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  
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  
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  
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  
無信用上雅信禹由是不疑王氏辟音開屏除也無母同禁  
止辭也雅素也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  
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  
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  
史特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

王莽  
為大  
司馬

逢比于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  
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之上意乃解及當治檻  
上曰勿易因而鞫之以旌直言見呼爭皆去聲  
○尚方少府之屬官作供御器物者斬馬劍言  
劍利可以斬馬也廷辱謂當朝廷而辱之也龍  
逢夏桀之臣比干殷紂之臣皆以直  
諫見誅者也鞫補脩也旌表異也○綏和元  
年大司馬報病免以王莽為大司馬○二年帝  
崩葬延陵上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曰建始  
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綏和帝有威儀臨朝  
若神然荒于酒色政在外家張禹薛宣翟方進

漢業愈衰

為相漢業愈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哀皇帝音朝

潮相去聲

史斷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然湛于酒色飛燕鳳私赤鳳內亂五侯秉政僭擬乘輿縱惡不誅蔓延滋長遂致排擯宗室孤弱公輔斬戮無忌擊斷不請劉向王章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朱雲梅福披心讜論動遭按劔獨杜欽谷永張禹孔光之徒諂諛苟容保寵固祿天地變異無與

乎此數而當世君臣猶不警悟欲久安長治得

丁傳用事夏賀良言元號

帝辛董賢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傅氏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傳用事罷大司馬莽就第丁傳丁明傅晏也第私居也○建平元年用夏賀良言漢曆中衰當更受天命宜急改元易號乃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賀良等更音庚○帝辛董賢元壽元年以賢為大司馬二年帝崩

太皇太后臨朝

賢自殺上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太  
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山王即  
位是為孝平皇帝

史斷曰哀帝時孝成之世祿去公室權柄下  
移即位以來屢誅大臣欲強主威以則武宣  
天性昏復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益  
衰焉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衍中山孝王興之子  
元帝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

莽為漢公

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元始元年莽為安漢

公更音庚衍音音朝音潮○四年聘莽女為皇

后加安漢公莽號宰衡位在諸侯王上周公為

尹為阿衡采二相○五年孔光卒成哀以來光

等為三公養成漢禍諂佞成風上書頌莽者至

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陳氏曰九錫與馬衣服

矢鉄鉞○臘日莽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在位

五年改元者一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

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贊曰

加莽九錫

莽居攝

假皇帝臣民謂之攝皇帝祚音助祖帝位也

史斷曰孝平幼弱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大漢士大夫若崩厥角稽首靡然從之一時上書頌莽者四十八萬人而炎漢之宗社已繫於莽哀哉

○

孺子嬰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

死之書法曰予○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

莽不克死之義故丞相方進子也○初始元年莽自稱新

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更音

莽即  
真位  
號  
因  
新

庚○書法曰於是十二月為歲首其不書何不成為帝也王莽者王曼之

子也孝元皇后兄弟八人獨曼早死不侯莽幼

孤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句乘時侈靡以輿馬

聲色佚游相高莽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

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封新都

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譽隆洽傾其諸父遂

得漢政至是篡位國號新以十二月為歲首曼音

萬洽音狹○聲色音樂女色也折節猶言屈節也諸父伯叔也傾疎動也○新莽始

年莽廢孺子為定安公○二年太皇太后王氏崩

廢孺  
子為

虛譽  
隆洽

定安公

荆州起平兵

書法曰不書新室文母何不絕之於漢也成莽篡者太后也其不絕之何其握璽其令官屬黑貂其用漢家正朔猶有漢氏之心焉然則不書漢太皇太后何不成莽之為新也故以恒辭書之

○四年鳳州綠林兵起

書法曰不書盜起書兵起莽故盜也然則

也與起義者微異矣

時法禁煩苛旱蝗相仍荆

州飢饉民衆相聚為盜新市人王匡為之帥馬

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

荆州屬湖北即郢都

新市邑名屬江夏

○五年莽大夫楊雄死

書法曰莽臣皆

書死賊之也莽大夫多矣特書楊雄

雄字子雲

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

揚雄稱功德

及莽篡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法言

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劇奏羨新之文

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棻坐事誅辭連及

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

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

劇音裕棻音焚使去聲○三世成帝

哀帝平帝也又謂久在位次不遷轉也太玄

擬易法言擬論語劇甚也甚言秦之虐而稱頌

新之美也奇字六書之一天 ○琅琊樊崇東海

子都等兵皆起

刀音○三年皇 樊崇兵自號赤

眉

恐其兵與莽兵混故朱其 ○綠林兵分為下

劉演及秀起兵

立劉玄為皇帝

江新市兵○荆州平林兵起平林地名在隨州○漢宗

室劉演及弟秀起兵春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

兵皆附之春陵故城在道州寧遠縣○書法曰

多矣未有書興復帝室何正統也是故書兵起者○漢帝玄更始元年新市平林

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更

庚○書法曰不書漢宗室何不書玄並演秀也

書改元矣易為不以玄紀年大書之不或玄之

為帝也其不足以君天下明矣書曰立某為帝

立者不宜立者也故終玄之世綱目恒斥而名之玄春陵節侯買之玄孫與演秀同高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始將軍諸將貪其懦弱立之南

劉玄刮席

隗囂起兵公孫述起兵都莽起兵

面立朝羣臣以手刮席羞愧流汗不能言都于

宛四世祖曰高祖懦怯懦也刮者摩也○宛音寃下並同○劉秀大破莽

兵於昆陽下○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應去聲成

州秦成都府名屬四○公孫述起兵成都成都府名屬四○遣上

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

曄起兵開關迎建入長安衆兵誅莽傳首詣宛

析音昔邑名屬南陽曄為輒反傳去聲下同○

書法曰人也書鄧曄何子義且志功也苟以義

雖人必書所以勸義也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刀契刀

更天田王  
名下日田

立均市府更  
五司錢官作貨

大錢等貨食貨志天錯塗也以其黃金錯其文曰

刀日契既篡位以劉字卯金刀也禁剛卯金刀之

利不得行罷錯刀契刀五銖錢服更日剛卯長

以辟邪金制度未詳五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

得買賣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田與九

族鄉里故無田者受田九族謂高曾祖父已身

四母族三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

為貢詳見綱目更作寶貨有金銀龜貝錢布五

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潰亂寶貨不行乃行小

改貨泉  
貨貨泉

四方  
詭吟漢

威斗

錢大錢數更變不信句盜鑄及私挾五銖錢者

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道

數音朔。筌蹄云錢貨六品銀貨一品龜貨三

品則為六名而後又改貨布貨泉每每易錢民

大陷陳氏曰布泉皆錢也以其布於民犯鑄錢

法檻車鎖項傳詣長安者以十萬數死者什六

七檻胡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囂然謳吟思

漢久矣囂與教同衆歲旱蝗人相食遠近兵起

莽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欲以厭勝衆兵

陷



斬首  
解鬻

出入使人負之以行至漢兵入宮猶旋席隨斗  
柄而坐曰天生德於子漢兵其如予何厭音葉  
曰以五色藥石及銅鑄威斗長二尺五寸以其  
威壓群雄故曰威斗司命負之出則前入在旁  
也或曰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蓋以六百斤銅鑄之未孰是斬首於漸臺軍  
人分其身節解鬻之自篡至亡凡十五年斬音

解其體而碎切之也

班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  
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  
取仁而行違者也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

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微國統三絕而  
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慝以成篡  
盜之禍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  
而莽晏然自謂黃真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  
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以逞其欲  
焉是以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  
分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  
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  
六籍以文姦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聖王

更始 遷都 洛陽 遷長 安赤 眉殺 始

之驅除云爾

更始自宛遷都洛陽明年遷都長安赤眉攻之  
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已而降赤眉為所殺自  
立至亡凡二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位於河  
北是為世祖光武皇帝降音杭為所  
之為去聲

司馬公曰更始雖漢宗室以懦而立考其即  
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刮席殊失人君之態  
厥後委政趙萌日夜飲宴群臣欲見言事輒  
醉而不視朝是以既得之又失之矣

古今歷代註釋標題十九史略通考卷二之下



